

新民晚报

由于新冠疫情，大家都宅在家里。虽说我因为走不动，本来也很少出门，可总还有些朋友会来看我。现在，真正是被彻底“隔离”了，即使我并没感染新冠病毒。

飞雪大概怕我寂寞，还给我寄来了一段“北京人艺”一些老演员录制的北京各种小贩的叫卖声。虽然这段视频我老早就看过了，可现在重看一遍，仍然觉得非常亲切。因为这些表演者当中，很多人都是我一向欣赏并敬重的艺术家，如于是一、英若诚、林连昆等等。那时他们还不算太老，我估计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拍的吧。现在，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令我唏嘘不已。

人间四月，春日正好。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的防控形势向稳向好，整座城市的渐渐复苏。最明显的指征之一，就是路边大大小小的咖啡店陆续营业。晴天午后，散步消食的上班族手上，又重见大小颜色各异的咖啡纸杯。

没有一个春天会像今年一样，让人倍感寻常生活的美好，而路边咖啡店的重新回归，更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——特别对于我们这

座城市而言。咖啡对上海人有天然的亲和力，从1935年德胜咖啡行在静安寺路创立，到1958年上海牌铁罐咖啡诞生，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速溶咖啡，这是老上海人熟悉的咖啡记忆；进入新世纪以来，以星巴克为代表的连锁咖啡品牌，培育出习惯在上班路上、午饭过后，或是开一场“头脑

春节以来，疫情之下，大家尽可能不出门，当然绝对不能让平日里“买汰烧”的奶妈下楼。冰箱里年前囤积的“库存”渐渐减少，寒假宅家的我义不容辞加入“云买菜大军”。

我提前一晚在手机里下载好某买菜App，熟悉了一下操作界面，再按照冰箱里的库存列了一张购物清单。那个时候对“早起抢菜”已有耳闻，还听说有人四五点爬起来还买不到。对我这种“起床困难户”来说，在冬天定好六点的闹钟已经是能做的最大努力了。第二天闹钟一响，赶紧起来打开手机，随便浏览一下App界面，商品图片大都变成了灰色，购物清单上想买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。这个时候买菜目标已从“要买什么”变成“能买什么”。蔬菜是我的首选，已经有刚放入购物车的蔬菜“秒没”了，本来还在太湖菜矮脚青上海青里犹豫一番，当下是看到什么绿叶菜就买什么。猪肉已经没有了，不管是肉丝五花肉还是带皮腿肉，那就换成鸭腿或者牛肉。购物车里“抢到”的水果完全和购物清单上的不一样，芦柑代替了耙耙柑，香蕉换成了苹果。下单成功后再回看已购商品，已经全都“抢光了”。收货前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，下单的山药在分拣时发现缺货，我退了款。看来“云买菜”还真需要些运气，不过特殊时期也可以理解，这样的情况我也只遇到过一次。其时已采用无接触送货方式了，小哥送到后敲门告知，等他走了再开门取。开启“云买菜”的第一天勉强算是“首战告捷”。

买到的蔬果看起来都很干净，口感也不错。奶奶说超市菜市场还是贵了点，这也难怪，非常时期，又是包装又是配送。作为资深买菜能手，奶奶她老人家只要把菜装进塑料袋里轻轻一拎，就能估出大概的重量，和电子秤里称出的重量差不多，而我对重量没什么概念。每次我把买菜App上的货品单价和克数念给她听，她总习惯用“一两”“半斤”“一斤”来衡量一下。比如360克的山药，图片显示为六根山药垒成的小三角，我就真以为会送来六根山药，实际上只有两根，重量和根数可不成正比。元宵节前有天清早买不到别的绿叶菜，只抢到鸡毛菜，半斤鸡毛菜分了四次吃，奶奶在面汤和水饺汤里放几根点缀一下，简单的食物倒也变得清亮起来了。

第一次成功，接下来就自如多了。除了蔬果肉，也开始适量囤一点速冻食品、饼干泡面、大米面条，当然牛奶鸡蛋不可少。还有像一次性手套、免洗洗手液、抽纸巾这些东西也一并下单。没过多久，快递员也不能进入小区了，只能自己到小区门口取货。虽然一路拎着沉甸甸的食物，但是待在家里久了，每次戴上口罩出门拿快递也似乎给自己“放放风”。

在这个特别的居家日子里，多亏了快递小哥们把菜送到家门口，买菜App的商品评价里也留下了用户对快递员们满满的感谢。少时玩过开心农场种菜偷菜的游戏，为了那些虚拟蔬果天天心心念念，没想到十年后，我真正在App上“抢”蔬果。同样是动动手指，同样是熬到半夜或者早上五六点早起，这一次可是货真价实的蔬果肉蛋。奶奶半是称赞半是感叹：连我这么贪睡的孙女也早起抢菜了，真是不得了。是啊，以前大多饭来张口，这次疫情，实实在在在体悟到，一餐餐健康可口的饭菜，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我想到上海也有很多叫卖声。如走街串巷地喊着“棕绷藤绷修哦？”的，挑担卖“臭豆腐干”的，在上街沿路一块湿布卖“栀子花白兰花”的，特别是在冬天的深夜，远处传来一

棕绷藤绷修哦？

苏秀

声“桂花赤豆粥”，显得异常凄凉。

我的小子侯牧人，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，是学钢琴的。后到吉林农村插队。再后来考取了北京中央歌舞团，任乐队钢琴伴奏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他和乐队几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“四重唱”小组，选些中外民歌，自己配器。没想到这个节

重回咖啡时光

章迪思

风暴”时要喝咖啡的新一代青年；如今，上海街头巷尾的独立咖啡店、精品咖啡店层出不穷，咖啡饮品的种类也是花样繁多。没有人说得清上海到底有几家咖啡店，但如果用美食软件搜索，这一数量大约是8000家。

咖啡已渗入城市生活的肌理，因此，回想两个多月前见到路边咖啡店纷纷关门时，我们内心的失落，不仅在于喝不到咖啡，更在于它映照出那一刻我们内心的不安：对未知病毒的焦虑，以及对患者和医护人员的担心。如今，我们欣喜于咖啡店的回归，也不仅仅因为那一杯散发着熟悉香味的深色饮料，更是因为在所有人的付出甚至牺牲下，我们才重新拥有社交闲暇时光。咖啡见证着一切，它和我们同声同气，悲喜相连。

从更大的视角来看，咖啡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关系同样紧密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咖啡见证了地区与地区的连接以及全球贸易的

目非常受欢迎，成了歌舞团的压台节目，得到到全国各地演出。

他们在来上海演出的火车上，电视里忽然传来一声“棕绷藤绷修哦？”的叫卖声，这触发了侯牧人的灵感。他想何不用这句叫卖的腔调编一首四重唱？上海观众一定会感到亲切。于是连夜谱曲、配器、练唱，并教会了其他三个人这句上海话。

四重唱本来就是受欢迎的。果然，报幕员一用上海话报出这首歌的歌名，观众的热情就被点燃了。他们没想到，北京来的歌舞团居然会唱上海话的歌。所以，当一曲终了，四个人最后再唱一句“棕绷藤绷修哦？”时，全场观众竟齐声高呼“修呢”。

剧场沸腾了！

兴起。最早的阿拉比卡咖啡树原产于埃塞俄比亚，由阿拉伯商人带到红海对面的也门。1400年左右，咖啡饮料在也门的摩卡市发展出来。在当时严格的宗教戒律下，咖啡馆是少有的允许聚集的公共场合。当时的咖啡被称为土耳其咖啡，不加糖和牛奶，又浓又烫。1665年奥斯曼苏丹特使将咖啡带到法国、奥地利。又过了约20年，维也纳第一家咖啡店老板把土耳其咖啡过滤残渣，加入蜂蜜牛奶，才变成欧洲人爱喝的样子。

咖啡馆原本只是喝咖啡的地方，但几百年来，它的社交、公共空间功能，一直从开罗、大马士革、阿尔及尔，延续到伦敦、巴黎。巴黎的普罗可布是法国第一家咖啡馆，是文艺界人士、知识分子的交流中心，伏尔泰曾在这里抨击贵族；维也纳的海因里希霍夫咖啡馆，为勃拉姆斯等作曲家提供过灵感。下面这些咖啡馆，则深度介入过社会经济的发展：伦敦的乔纳森及葛瑞威咖啡馆曾作为英格兰主要证券交易所75年；弗吉尼亚及波罗的海咖啡馆

都说日本是个爱猫的国家，这些日子，挑选了几部日本电影观看，都和猫有关。

《旅猫日记》里有一只黑白猫，眼睛、后脑及后背呈黑色，嘴巴、鼻子及前胸是白色。这原本是只骄傲的流浪猫，五年前，遭遇车祸，被一个叫阿悟的年轻人救下，收养，取名小七。电影开始，阿悟开车，要带着小七远行。去哪里？去找能收养小七的新家。为什么？因为阿悟再也不能继续领养小七了。小车载着猫，在风景美丽的公路、富士山下行驶，随着剧情展开，我们渐渐知道，原来阿悟身患重病，他要把他最心爱的猫咪托付给信任的朋友。

《旅猫日记》通过寻找小七的托付对象，用闪回镜头，掀开了阿悟的过往：出生不久被生父母抛弃；养父母在他小学时因车祸而去世；虽然小姨收养了他，却因小姨工作关系，经常转学；中学时，喜欢上了一位女生，但因为女生另有青梅竹马的男生所爱，只能惜别……而现在，年纪轻轻，生命就将走向终点。

这本来应该是部悲伤的电影，但因为有了猫咪，电影充满温情。阿悟在领养小七前，曾领养过另一只猫小八，在养父母去世前的影集里，几乎所有的照片，都是一家人和小八的合影。“它是我们的家人”。同样，现在小七，成了阿悟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看天上七色彩虹时，金黄的油菜花田里，蔚蓝的大海边，阿悟和小七共同见证了人与猫的那份情谊，尤其是阿悟弥留之际，感知到了小七的不舍和痛苦。

如果说，《旅猫日记》，通过描述阿悟短暂的一生，展开人与猫的关系，那么，《山中的汤姆先生》就是通过一个点，让人与猫共同表演。这个点，是远离都市的山村，而汤姆则是猫的名字。

原本是城里人，羡慕简单朴拙的乡间生活，于是，到这里，盖一间房，开一片地，种一片庄稼。阿时和女儿，花姐和外甥，他们锄地、拔草、浇水、种植、养鸡、放羊；他们在餐桌上，放上时鲜的蔬果和可口的美食；他们用柴锅做饭，用羊奶做奶酪。因为出现老鼠，小猫汤姆成了他们家

则担任商业和海运交易所150年；劳依德咖啡馆则成为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……到了美国，咖啡成为工业时代的闹钟，是

庭的一员。

这是一只黑白相间可爱的小猫，从刚来时装在纸板箱，到睡在竹篮子里，从喝牛奶到田里捉青蛙，汤姆赢得了这个家所有人的喜欢。据说抱过的猫不会抓老鼠，但每个人都忍不住去抱，结果，汤姆不仅会抓老鼠，而且是一个好手。小猫会在花姐的书桌上溜达；也会在花姐去邮寄书稿时，在途经的树林里游荡；在花姐他们家野外聚餐上，它会在一旁漫步；当花姐给乡村的孩子们念书时，小猫也会在一边慢慢踱步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汤姆是主人乡间生活的旁观者、见证者和参与者。

《猫与爷爷》也是聚焦一个点——发生在一个小岛上的故事，但和《旅猫日记》相比，它关注的是老年人生活。大吉校长，两年前老妻去世，和一只叫小玉的猫相伴。这只有着虎纹斑的猫，大概是狸花猫，是老妻生前捡来抚养的。现在，每天黄昏，大吉和小玉一起遛弯；大吉烤鱼给小玉吃，小玉帮大吉找到老婆的《美食笔记》；大吉病倒，小玉去海边为大吉捕鱼……这一猫一人，浑然天成。

这个小岛，俨然一个猫岛，街巷、屋顶、海边，各种各样的猫，和留在岛上的老人，组成别样的风景。一位老年男人勾起一位老年妇女罗曼蒂克的回忆，他们共舞一曲，老年妇女带着满足离世；两位老妇人总是拌嘴吵架，但她们又很在乎对方，其中一位说：“若你不在了，我找谁去吵架？”岛上也有年轻人，医生、邮差和从东京搬来的美智子。美智子开了一家咖啡店，让老人们从质疑到喜欢，大家一块儿品尝美食，一块儿参加活动。大吉的儿子劝父亲跟他去东京住，大吉指着续写的《美食笔记》说：“大家一起做美食，这是在大家一起帮助下完成的。一个人和一只猫，在这里还是能够做点什么的。”目睹着这所有一切，儿子还有什么不明白呢？他最后对父亲说：“若是离开了这个岛，无论是你还是小玉，应该不会像现在这么快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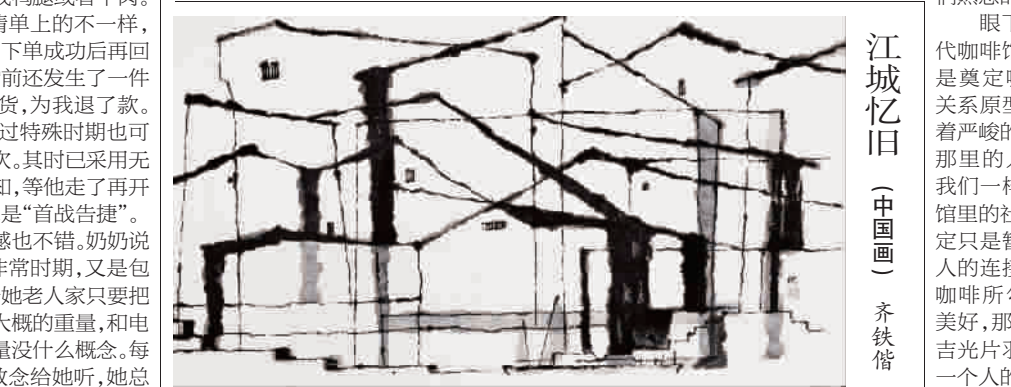
读碟

四大说部，我与《红楼梦》无缘，不说它。小时候爱看《西游记》，甚至把书中故事讲给伯母们听，可我现在不喜欢这部书乃至孙悟空，不会再看了。《水浒传》有些故事现在还喜欢，但整本书不会再看。只有《三国演义》还有兴趣，主要是京戏中那些段子。看书的兴趣是会变的，我对四大说部的态度就是例子。

四大说部与我

任溶溶

四大说部，我与《红楼梦》无缘，不说它。小时候爱看《西游记》，甚至把书中故事讲给伯母们听，可我现在不喜欢这部书乃至孙悟空，不会再看了。《水浒传》有些故事现在还喜欢，但整本书不会再看。只有《三国演义》还有兴趣，主要是京戏中那些段子。看书的兴趣是会变的，我对四大说部的态度就是例子。

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，改变了许多人的卫生习惯，同时，也提高了人们自我防范的意识。为了阻断疫情，防止病毒进家门，我们家防疫的第一道关就是做好玄关的卫生消毒工作。

玄关这个词，对于许多人来说，或许有点陌生。玄关是指进家门口大约2-3平方米的地方，这里主要是迎送客人、整理衣帽、更换鞋子的地方，是家内家外的一个过渡空间，上海人喜欢在这里换鞋、脱去外套，也有人把它称为：斗室。玄关面积不大，却使用率很高，是居家每人进出的必经之地。

我们家的玄关，同大多数上海人一样，也放了鞋柜和衣帽架，每次回家先要在玄关换鞋、脱外套。然而疫情前，这样的习惯却往往被忽视，虽然玄关处有衣帽架，但有时下班回家累了，外套被随意地往沙发上或椅背上一扔，既不卫生，又显得家里很乱。

今年春节期间，随着疫情发展，家里人越来越意识到，原先的一些陋习需要来个彻底地改变。于是，家里把玄关作为消毒间，把紧防疫第一关，以防止病毒进入家庭。原先鞋柜都是敞开通风，为了防止病毒传播，同时也便于清洁消毒，家人紧急在网上订购了封闭式鞋柜，每天回家换鞋后，都要对鞋子进行喷杀消毒。每个星期还对鞋柜来次彻底的清洗消毒。鞋柜上还放置了免洗消毒液，进门脱衣换鞋时都要用免洗消毒液“洗”下手，保持手的干净。

玄关：入室第一关

龙钢

衣服外套随手扔，曾经是我们家最大的陋习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，促使全家人意识到玄关衣帽架的重要性，也是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良机。原先衣服外套随手扔的陋习得到了改变，每天外出回家换完鞋，便自觉地把衣服外套挂在衣帽架上。

为了能够有效地巩固疫情后养成的良好卫生习惯，家里还就玄关防疫订了个规章制度。规定凡是换鞋都得在门外换好进出

确保上班族不昏昏欲睡，能够正常工作的利器。由此，咖啡和咖啡馆伴随着人类社会走过了五六百年的路，终于变成现在我们熟悉的样子。

眼下，不管是酝酿现代咖啡馆文化的欧洲，还是奠定咖啡与摩登都市关系原型的美国，都经历着严峻的疫情考验。相信那里的人们正和曾经的我们一样，无比怀念咖啡馆里的社交时光。但这一定只是暂时的，就像人与人的连接不会切断，一杯咖啡所勾连起的欢笑和美好，那些寻常话语后的吉光片羽，一定会重回每一个人的身边。

门，换上鞋子经消毒后，用塑料袋套好放置鞋柜；对于乱扔衣服外套的行为，发现一起“罚”做一周居家清洁卫生工作；每周除了做好居家清洁卫生外，重点对玄关区域的角角落落清洁消毒；对地垫等玄关物品每天喷洒消毒液，真正让玄关成为家庭防疫的前哨站。

规章制度定了，就要不折不扣地执行。一次，上班回家晚了，进门换完鞋直往屋里沙发上一坐，家人立马指出违反了家里的规章制度。于是，只得老老实实地认错：做了一个星期的家庭清洁卫生工作，弄得钟点工阿姨双休日来我家不解地问：怎么这个星期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是不是我要被你们解雇了。

玄关，看似是家里厅门的一个小地方，却是防疫的一个点，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做好了家里这个点点的卫生清洁，就可以把病毒拒之于门外，保障家人的身体健康。

因为要撸猫，无意中养成了回家先洗手的好习惯。

我家的防疫妙招

责编：徐婉青